

苏
童著

红 粉

苏童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GZ
NIE
OPI
TOL
DUI
SNX

红粉

办童作品系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粉/苏童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4.8

(苏童作品系列)

ISBN 7-5321-2725-7

I.红… II.苏… III.中篇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60788 号

策 划: 郑宗培

责任编辑: 丁元昌

封面设计: 王志伟

红 粉

苏 童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6.25 字数 138,000

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,100 册

ISBN 7-5321-2725-7/I·2116 定价: 16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021-64780222

目 录

红粉	1
离婚指南	45
已婚男人	91
平静如水	119
你好,养蜂人	158

红 粉

五月的一个早晨，从营队里开来的一辆越野卡车停在翠云坊的巷口。浓妆艳抹的妓女们陆续走出来，爬上卡车的后车厢去。旁观的人包括在巷口摆烧饼摊的、卖香烟和卖白兰花的几个小贩。除此之外，有一个班的年轻士兵荷枪站在巷子两侧，他们像树一样保持直立的姿态。

最后出来的是喜红楼的秋仪和小萼。秋仪穿着花缎旗袍和高跟鞋，她倚着门，弯腰把长统袜子从小腿上往上捋。后面的是小萼，她明显是刚刚睡醒，披头散发的，眼圈下有一道黑圈。秋仪拉着小萼的手走到烧饼摊前。摊主说，秋小姐，今天还吃不吃烧饼了？秋仪说，吃，怎么不吃？她随手拿了两块，递了一块给小萼。小萼朝卡车上的人望着，她说，我不想吃，我们得上去了。秋仪仍然站着，慢慢地从钱包里找零钱，最后她把烧饼咬在嘴里，一边吃一边朝卡车前走，秋仪说，怎么不想吃？死犯杀头前还要吃顿好饭呢。

等到她们爬上车时，卡车已经嗡嗡地发动了。车上一共载

了十五六个妓女，零落地站着或者坐着。在一个角落里堆着几只皮箱和包裹。秋仪和小萼站在栏杆边上，朝喜红楼的窗口望去，一条水绿色的内裤在竹竿上随风飘动。小萼说，刚才忘收了，不知道会不会下雨。秋仪说，别管那么多了，去了那儿让不让回来还不知道呢。小萼黯然地低下头，她说，把我们拉去到底干什么？秋仪说，说是检查性病，随便吧，反正我也活腻了，就是杀头我也不怕。

卡车驶过了城市狭窄的坑坑洼洼的路面，一些熟悉的饭店、舞厅和烟馆赌场呼啦啦地闪过去。妓女们心事重重，没有人想对她们的未来发表一点见解。红旗和标语在几天之内覆盖了所有街道以及墙上的美人广告，从妓女们衣裙上散发的脂粉香味在卡车的油烟中很快地稀释。街道对面的一所小学操场上，许多孩子在练习欢庆锣鼓。而大隆机器厂的游行队伍正好迎面过来，工人们挥舞纸旗唱着从北方流传过来的新歌。有人指着翠云坊过来的卡车嬉笑，还有一个人从队伍里蹦起来，朝卡车上的吐了一口唾沫。

猪猡！妓女们朝车下骂。直到这时气氛才松弛下来，她们都挤到车挡板边上，齐声斥骂那个吐唾沫的人。但是卡车突然加速了，拉开了妓女们与街上人群的距离，她们发现卡车正在朝城北开。秋仪看见老浦从一家茶叶店出来，上了黄包车。她就朝老浦挥手，老浦没有发现什么，秋仪又喊起来，老浦，我走啦。老浦没有听见，他的瘦长的身形越缩越小，秋仪只记得老浦那天穿着银灰色西服，戴着一顶礼帽。

临时医院设在城北的一座天主教堂里，圆形拱门和窗玻璃上仍然可见不规则的弹洞，穿着白褂的军医和护士们在台阶上出出进进。有个军官站在楼梯上大声喊，翠云坊来的人都上

楼去！

翠云坊的妓女们列队在布帘外等候，里面有个女声在叫着妓女们的名字，她说，一个一个来，别着急。秋仪扑哧一笑，她说，谁着急了？又不是排队买猪蹄膀。妓女们都笑起来，有人说，真恶心，好像劊猪一样的。押队的军官立刻把枪朝说话的人晃了晃，他说，不准胡说八道，这是为你们好。他的神态很威严，妓女们一下就噤声不语了。

很快叫到了小萼。小萼站着不动，她的神情始终恍恍惚惚的。秋仪搔了她一把，叫你进去呢。小萼就势抓住秋仪的手不放，她说，我怕，要不我俩一起进去。秋仪说，你怕什么？你又没染上什么脏病，让他们检查好了，不就是脱一下吗？小萼的嘴唇哆嗦着，好像快哭出来了。秋仪跺了跺脚说，没出息的货，那我就陪你进去吧。

小萼蜷缩在床上，她从小就害怕医生和酒精的气味。女军医的脸捂在口罩后面，只露出一双淡漠的细长的眼睛。她等着小萼自己动手，但小萼紧紧捂着内裤，她说，我没病，我不要检查。女军医说，都要检查，不管你有病没病。小萼又说，我身上正来着呢，多不方便。女军医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头，你这人怎么这样麻烦？那只戴着橡皮手套的手就毫不留情地伸了过来。这时候，小萼听见那边的秋仪很响地放了一个屁。她朝那边看看，秋仪朝她挤了挤眼睛。那边的女军医尖声叫了句讨厌。秋仪翻了个身说，难道屁也不让放了吗？胀死了谁负责？小萼不由得捂住嘴笑了。布帘外面的人也一齐笑起来，紧接着响起那个年轻军官的声音，不准嘻嘻哈哈，你们以为这是窑子吗？

其他楼里有几个女孩被扣留了，她们坐在一张条椅上，等候处理。有人在嘤嘤哭泣，一个叫瑞凤的女孩专心致志地啃着指甲，然后把指甲屑吐在地上。她们被查明染上了病，而另外的妓

女们开始陆续走下教堂的台阶。

秋仪和小萼挽着手走。小萼的脸苍白无比，她环顾着教堂的破败建筑，掏出手绢擦拭着额角，然后又擦脖颈、手臂和腿。小萼说，我觉得我身上脏透了。秋仪说，你知道吗？我那个屁是有意放的，我心里憋足了气。小萼说，以后怎么办？你知道他们会把我们弄到哪里去？秋仪叹了口气说，谁知道？听说要让我们去做工。我倒是不怕，我担心你吃不了那个苦。小萼摇了摇头，我也不怕，我就是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，心里发慌。

那辆黄绿色的大卡车仍然停在临时医院门口，女孩们已经坐满了车厢。秋仪走到门口脸色大变，她说，这下完了，他们不让回翠云坊了。小萼说，那怎么办？我还没收拾东西呢。秋仪轻声说，我们躲一躲再说。秋仪拉着小萼悄悄转到了小木房的后面。小木房后面也许是士兵们解决大小便的地方，一股强烈的尿臊味呛得她们捂住了鼻子。她们没有注意到茅草丛里蹲着一个士兵，士兵只有十八九岁，长着红润的圆脸，他一手拉裤子，一手用步枪指着秋仪和小萼，小萼吓得尖叫了一声。她们只好走出去，押车的军官高声喊着，快点快点，你们两个快点上车。

秋仪和小萼重新站到了卡车上。秋仪开始咒骂不迭，她对押车的军官喊，要杀人吗？要杀人也该打个招呼，不明不白地把我们弄到哪里去？军官不动声色地说，你喊什么，我们不过是奉命把你们送到劳动训练营去。秋仪跺着脚说，可是我什么也没带，一文钱也没有，三角裤也没有换的，你让我怎么办？军官说，你什么也不用带，到了那里每人都配给一套生活必需品。秋仪说，谁要你们的東西，我要带上我自己的，金银首饰，旗袍丝袜，还有月经带，你们会给我吗？这时候军官沉下了脸，他说，我看你最不老实，再胡说八道就一枪崩了你。

小萼紧紧捏住秋仪的手，她说，你别说了，我求求你别再说

了。秋仪说我不信他敢开枪。小萼呜咽起来，她说都到这步田地了，还要那些东西干什么，横竖是一刀，随它去吧。远远地可以看见北门的城墙了，城墙上插着的红旗在午风中款款飘动。车上的女孩们突然意识到卡车将把她们抛出熟稔而繁华的城市，有人开始嚎啕大哭。长官，让我们回去！这样的央求声此起彼伏。而年轻的军官挺直腰板站在一侧，面孔铁板，丝毫不为所动。靠近他的女孩能感觉到他的呼吸非常急促，并且夹杂着一种浓重的蒜臭味。

卡车经过北门的时候放慢了速度。秋仪当时的手心沁出了许多冷汗，她用力握了握小萼的手指，纵身一跃，跳出了卡车。小萼看见秋仪的身体在城门砖墙上蹭了一下，又弹回到地上。事情发生得猝不及防，车上响起一片尖叫声。小萼惊呆了，紧接着的反应就是去抓年轻军官的手，别开枪，放了她吧。小萼这样喊着，看见秋仪很快从地上爬起来，她把高跟鞋踢掉了，光着双脚，一手撩起旗袍角飞跑，秋仪跑得很快，眨眼工夫就跑出城门洞消失不见了。年轻军官朝天放了一次空枪，小萼听见他用山东话骂了一句不堪入耳的脏话：操不死的臭婊子。

一九五〇年暮春，小萼来到了位于山洼里的劳动训练营。这也是小萼离开家乡横山镇后涉足的第二个地方。训练营是几排红瓦白墙的平房，周围有几棵桃树。当她们抵达的时候，粉红色的桃花开得正好，也就是这些桃花使小萼感到了一丝温暖的气息，在桃树前她终于止住了啜泣。

四面都是平缓逶迤的山坡，有一条土路通往山外，开阔地上没有铁丝网，但是路口矗立着一座高高的哨楼，士兵就站在哨楼上瞭望营房的动静。瑞凤一来就告诉别人，她以前来过这里，那会儿是日本兵的营房。小萼说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瑞凤咬着指甲说，陪他们睡觉呀，我能干啥？

宿舍里没有床，只有一条用砖砌成的大统铺。军官命令妓女们自由选择，六个人睡一条铺。瑞凤对小萼说，我们挨着睡吧。小萼坐在铺上，看着土墙上斑驳的水渍和蜘蛛网，半晌说不出话。她想起秋仪，秋仪不知逃到哪里去了，如果她在身边，小萼的心情也许会好得多。这些年来秋仪在感情上已经成为小萼的主心骨，什么事情她都依赖秋仪，秋仪不在她就更加心慌。

在训练营的第一夜，妓女们夜不成寐。铺上有许多跳蚤和虱子，墙洞里的老鼠不时地跳上妓女们的脸，宿舍里的尖叫和咒骂声响成一片。瑞凤说，这他妈哪里是人呆的地方？有人接茬说，本来就没把你当人看，没有一枪崩了就算便宜你了。瑞凤又说，让我们来干什么，陪人睡觉吗？妓女们笑起来，都说瑞凤糊涂透顶。半夜里有人对巡夜的哨兵喊，睡不着呀，给一片安眠药吧！哨兵离得远远地站着，他恶声恶气地说，让你们闹，明天就让你们干活去。你们以为上这儿来享福吗？让你们来是劳动改造脱胎换骨的。睡不着？睡不着就别睡！

改造是什么意思？瑞凤问小萼。

我不懂。小萼摇了摇头，我也不想弄懂。

什么意思？就是不让你卖了。有个妓女嘻嘻地笑着说，让你做工，让你忘掉男人，以后再也不敢去拉客。

到了凌晨时候，小萼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，这期间她连续做了好几个噩梦。直到后来妓女们一个个地坐到尿桶上去，那些声音把她惊醒了。小萼的身体非常疲乏，好像散了架。她靠在墙上，侧脸看着窗外。一株桃花的枝条斜陈窗前，枝上的桃花蕊里还凝结着露珠。小萼就伸出手去摘那些桃花，这时候她听见从哨楼那里传来了一阵号声。小萼打了个冷颤，她清醒地意识到一种新的陌生的生活已经开始了。

秋仪回到喜红楼时，天已经黑透了。门口的灯笼摘掉了，秋仪站在黑暗中拢了拢凌乱的头发。楼门紧闭着，里面隐约传来搓麻将牌的声音。秋仪敲了很久，鸨母才出来开门，她很吃惊地说，怎么放你回来了？秋仪也不答话，径直朝里走。鸨母跟在后面说，你是逃回来的？你要是逃回来的可不行，他们明天肯定还要上门，现在外面风声很紧。秋仪冷笑了一声说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我不过是回来取我的东西。鸨母说，取什么东西？你的首饰还有细软刚才都被当兵的没收了。秋仪噤噤地爬上楼梯，她说，别跟我来这一套，你吞了我的东西就不怕天打雷劈？

房间里凌乱不堪，秋仪的首饰盒果然找不到了，她就冲到客厅里，对打麻将的四个人说，怎么，现在就开始把我的首饰当筹码了？鸨母仍然在摸牌，她说，秋仪你说话也太过分了，这么多年我待你像亲生女，我会吞你的血汗钱吗？秋仪不屑地一笑，她说，那会儿你指望我赚钱，现在树倒猢狲散，谁还不知道谁呀？鸨母沉下脸说，你不相信可以去找，我没精神跟你吵架。秋仪说，我也没精神，不过我这人不是好欺的主，什么事我都敢干。鸨母厉声说，你想怎么样？秋仪抱着臂绕着麻将桌走了一圈，突然说，点一把火最简单了，省得我再看见这个臭烘烘的破窑子。鸨母冷笑了一声，她说，谅你也没这个胆子，你就不怕我喊人挖了你的小×喂狗吃。秋仪说，我怕什么，我十六岁进窑子就没怕过什么，挖×算什么？挖心也不怕！

秋仪奔下楼去，她从墙上撕下一张画就到炉膛里去引火，打麻将的人全跑过来拉扯秋仪的手。秋仪拼命地挥着那卷火苗喊，烧了，烧了，干脆把这窑子烧光，大家都别过了。拉她的人说，秋仪你疯了吗？秋仪说，我是疯了，我十六岁进窑子就疯了。楼下正乱作一团时，鸨母从楼梯上扔下一个小包裹，鸨母气急败坏地说，都在里面了，拿着滚蛋吧，滚吧。

后来秋仪夹着小包裹走出了翠云坊。夜已经深了，街上静寂无人。秋仪走到街口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悲怆之情袭上心头。回头看看喜红楼，小萼的内裤仍然在夜空中飘动。她很为小萼的境况担忧，但是秋仪无疑顾不上许多了。短短几日内物是人非，女孩都被永远地逐出了翠云坊。在一盏昏黄的路灯下，秋仪辨认了一下方向。她决定去城北寻找老浦，不管怎么样，老浦应该是她投靠的第一个人选。

老浦住在电力公司的单身公寓里。秋仪到那里时，守门人刚刚打开铁门。守门人告诉秋仪说，老浦不在，老浦经常夜不归宿。秋仪说，没关系，我上楼去等他。秋仪想她其实比守门人更了解老浦。

秋仪站在老浦的房间前，耐心地等候。公寓里的单身职员们陆续拿着毛巾和茶杯走进盥洗间。有人站在水池前回头仔细地看秋仪的脸，然后说，好像是翠云坊来的。秋仪只当没听见，她掏出一支香烟慢慢地吸着，心里猜测着老浦的去向。老浦也许去茶楼喝早茶了，也许搭上了别的楼里的姑娘，他属于那种最会吃喝玩乐的男人。

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正等得心焦时，老浦回来了。老浦掏出钥匙打开门，一只手就把秋仪拉了进来。

没地方去了。秋仪坐到沙发上，说，解放军把翠云坊整个封了，一卡车人全部拖到山沟里，我是跳车逃走的。

我听说了。老浦皱了皱眉头，他盯着秋仪说，那么你以后准备怎么办？

天知道该怎么办。现在外面风声还紧，他们在抓人，抓去做苦工，我才不去做工。这一阵我就在你这儿躲一躲了，老浦，我跟你这点情分总归有吧？

这点忙我肯定要帮。老浦把秋仪抱到他腿上，又说，不过这

儿人多眼杂，我还是把你接到我家里去吧，对外人就说是新请的保姆。

为什么要这样作践人，就不能说是新婚的太太吗？秋仪搂住老浦的脖子亲了一下，又在他背上捶了一拳。

好吧，你愿意怎样就怎样。老浦的手轻柔地拎起秋仪的旗袍朝内看看，嘴里嘘了一口气，他说，秋仪，我见你就没命，你把我的魂给抢走啦。

秋仪朝地上啐了一口，她说，甜言蜜语我不稀罕，我真想拿个刀子把你们男人的心挖出来看看，看看是什么样子，什么颜色。说不定挖出来的是一摊烂泥，那样我也就死了心了。

两个人在无锡馄饨馆吃了点三鲜馄饨和小笼包，在路上拦了一辆黄包车。老浦说，现在我就带你回家。秋仪用一块丝巾蒙住半个脸，挽着老浦的手经过萧条而紊乱的街市。电影院仍然在放映好莱坞的片子，广告画上的英雄和美女一如既往地情意绵绵。秋仪指着广告说，你看那对男女，假的。老浦不解地问，什么假的？秋仪说，什么都是假的，你对我好是假的，我讨你欢心也是假的，他们封闭翠云坊也是假的，我就不相信男人会不喜欢逛窑子，把我们撵散了这世界就干净了吗？

黄包车颠簸着来到一条幽静的街道上，老浦指着一座黄色的小楼说，那是我家，是我父亲去世前买的房产，现在就我母亲带一个佣人住，空了很多房间。秋仪跳下车，她问老浦，我该怎么称呼你母亲？老浦说，你就叫她浦太太好了。秋仪说，咳，我就不会跟女人打交道。她知道我的身份吗？最好她也干过我这行，那就好相处了。老浦的脸马上就有点难看，他说，你别胡说八道。我母亲是很有身份的人，见了她千万收敛点，你就说是我的同事，千万别露出马脚。秋仪笑了笑，这可难说，我这人不会装假。

浦太太坐在藤椅上打毛线。秋仪一见到她的又大又亮的眼睛，心里就虚了三分。长着这种马眼的女人大凡都是很厉害的。见面的仪式简单而局促，秋仪心不在焉地左顾右盼，她始终感觉到浦太太尖锐的目光在她的全身上下敲敲打打的，浦太太的南腔北调的口音在秋仪听来也很刺耳。

女佣把秋仪领到楼上的房间，房间显然空关已久了，到处积满灰尘。女佣说，小姐先到会客间坐坐，我马上来打扫。秋仪挥挥手，你下去吧，等会儿我自己来打扫。秋仪把窗户拉开朝花园里俯视，老浦和浦太太还站在花园里说话。秋仪听见浦太太突然提高嗓门说，你别说谎了，我一眼就看得出她是什么货色，你把这种女人带回家，就不怕别人笑话！秋仪知道这是有意说给她听的。她不在乎，她从小就是这样，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她，说了也是白说。

从早晨到傍晚，小萼每天要缝三十条麻袋。其他人也一样，这是规定的任务，缝不完的不能擅自下工。这群年轻女人挤在一间昔日的军械库里缝麻袋，日子变得冗长而艰辛。那些麻袋是军用物资，每天都有卡车来把麻袋运出劳动营去。

小萼看见自己的纤纤十指结满了血泡，她最后连针也抓不住了。小萼面对着一堆麻袋片黯然垂泪，她说，我缝不完了，我的手指快掉下来了。边上的人劝慰说，再熬几天，等到血泡破了就结老茧了，结了老茧就好了。最后人都走空了，只留下小萼一个人陷在麻袋堆里。暮色渐浓，小萼听见士兵在门外来回踱步，他焦躁地喊，八号，你还没缝完呐，每天都是你落后。小萼保持僵直的姿势坐在麻袋上，她想我反正不想缝了，随便他们怎样处理我了。昔日的军械库弥漫着麻草苦涩的气味，夜色也越来越浓，值班的士兵啪地开了灯，他冲着小萼喊，八号，你怎么坐着不

动？小心关你的禁闭。小萼慢慢地举起她的手指给士兵看，她想解释什么，却又懒得开口说话。那个士兵嘟哝着就走开了。小萼后来听见他在唱歌：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，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。

大约半个小时以后，值班的士兵走进工场，看见小萼正在往房梁上拴绳套，小萼倦怠地把头伸到绳套里，一只手拉紧了绳子。士兵大惊失色，他叫了一声，八号，不许动！急急地开了一记朝天空枪。小萼回头看着士兵，她用手护着脖子上的绳套说，你开枪干什么？我又不逃跑。士兵冲过来拉绳子，他说你想死吗？小萼漠然地点点头，我想死，我缝不完三十条麻袋，你让我怎么办呢？

营房里的人听到枪声都往这边跑。妓女们扒着窗户朝里面张望。瑞凤说，小萼，他开枪打你吗？年轻的军官带着几个士兵，把小萼推出了工场。小萼捂着脸踉跄着朝外走，她边哭边说，我缝不完三十条麻袋了，除了死我没有办法。她听见妓女们一起大声恸哭起来。军官大吼，不准哭，谁再哭就毙了谁。马上有人叫起来，死也不让死，哭又不让哭，这种日子怎么过？不如把我们都毙了吧。不知是谁领头，一群妓女冲上来抱住了军官和士兵的腿，撕扯衣服，抓捏他们的裤裆，营房在霎时间混乱起来。远处哨楼上的探照灯打过来，枪声噼啪地在空中爆响。小萼跳到一堵墙后，她被自己点燃的这场战火吓呆了，这结果她没有想到。

妓女劳动营发生的骚乱后来曾经见诸报端，这是一九五〇年暮春的事。新闻总是简洁笼统的，没有提小萼的名字，当然更没有人了解小萼是这场骚乱的根源。

第二天早晨小萼被叫到劳动营的营部。来了几个女干部，一式地留着齐耳短发，她们用古怪的目光打量了小萼一番，互相

窃窃私语，后来就开始了漫长的谈话。

夜里小萼没有睡好，当她意识到自己惹了一场风波以后一直提心吊胆。如果他们一枪杀了她结果倒不算坏，但是如果他们存心收拾她要她缝四十条甚至五十条麻袋呢？她就只好另寻死路了。如果秋仪在，秋仪会帮她的，可是秋仪抛下她一个人逃了。整个谈话持续了一个上午，小萼始终恍恍惚惚的，她垂头盯着脚尖，她看见从翠云坊穿来的丝袜已经破了一个洞，露出一颗苍白而浮肿的脚趾。

小萼，请你说说你的经历吧。一个女干部对小萼微笑着说，别害怕，我们都是阶级姐妹。

小萼无力地摇了摇头，她说，我不想说，我缝不完三十条麻袋，就这些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

你这个态度是不利于重新做人的。女干部温和地说，我们想听听你为什么想到去死，你有什么苦就对我们诉，我们都是阶级姐妹，都是在苦水里泡大的。

我说过了，我的手上起血泡，缝不完三十条麻袋。我只好去死。

这不是主要原因。你被妓院剥削压迫了好多年，你苦大仇深，又无力反抗，你害怕重新落到敌人的手里，所以你想到了死，我说得对吗？

我不知道。小萼依然低着头看丝袜上的洞眼，她说，我害怕极了。

千万别害怕。现在没有人来伤害你了。让你们来劳动训练营是改造你们，争取早日回到社会重新做人。妓院是旧中国的产物，它已经被消灭了。你以后想干什么？想当工人，还是想到商店当售货员？

我不知道。干什么都行，只要不太累人。

好吧。小蓼，现在说说你是怎么落到鸨母手中的。我们想帮助你，我们想请你参加下个月的妇女集会，控诉鸨母和妓院对你的欺凌和压迫。

我不想说。小蓼说，这种事怎么好对众人说？我怎么说得出口？

没让你说那些脏事。女干部微红着脸解释说，是控诉，你懂吗？比如你可以控诉妓院怎样把你骗进去的，你想逃跑时他们又怎样毒打你的。稍微夸张点没关系，主要是向敌人讨还血债，最后你再喊几句口号就行了。

我不会控诉，真的不会。小蓼淡漠地说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我到喜红楼是画过押立了卖身契的，再说他们从来没有打过我，我规规矩矩地接客挣钱，他们凭什么打我呢？

这么说，你是自愿到喜红楼的？

是的，小蓼又垂下头，她说，我十六岁时爹死了，娘改嫁了，我只好离开家乡到这儿找事干。没人养我，我自己挣钱养自己。

那么你为什么不到缫丝厂去做工呢？我们也是苦出身，我们都进了缫丝厂，一样可以挣钱呀。

你们不怕吃苦，可我怕吃苦。小蓼的目光变得无限哀伤，她突然捂着脸呜咽起来，她说，你们是良家妇女，可我天生是个贱货。我没有办法，谁让我天生就是个贱货。

妇女干部们一时都无言以对，她们又对小蓼说了些什么就退出去了。然后进来的是那些穿军服的管教员。有一个管教员把一只小包裹扔到小蓼的脚下，说，八号，你姐姐送来的东西。小蓼看见外面的那条丝巾就知道是秋仪托人送来的。她打开包裹，里面塞着丝袜、肥皂、草纸和许多零食，小蓼想秋仪果真没有忘记她，茫茫世界变幻无常，而秋仪和小蓼的姐妹情谊是难以改变的。小蓼剥了一块太妃夹心糖含在嘴里，这块糖在某种程度